

美丽的瞬间



(视觉中国)

■苏梓萱

我们的眼睛,在季节轮回中,早已积累了无数的瞬间。

一个冬日的午后,“叮、叮、叮……”我隐约地听到这声音是从厨房里传来的,是陶瓷与金属的碰撞声。母亲不是早早去外婆家了吗?那厨房里的人又是谁呢?我从床上爬了起来,轻轻地出了房门,循声而去。厨房的门关着,里面的水雾笼罩在玻璃上,形成了一层薄薄的轻纱,隐约只能看见一个黑色的身影,他身材浑圆,笨拙地在厨房里移动、抬手……

是从来不进厨房的父亲!

瓷白的台面上放着一堆食材依稀可分辨,除了红枣、桂圆之类的补料,旁边还有一些是我不知名的药材,都被父亲一样样地分在素雅的白瓷碗里。他手持木勺,小心地往锅里放料,却又不肯靠锅那么近,细致地在锅里来回画着弧线。我看不清里面的场景,只能猜测,他是在熬银耳汤吧!

我半倚在厨房的门上,透过小小的缝隙,模糊的画面渐渐地呈现在了我的眼前。只见父亲的身上系着母亲的碎花围裙,那围裙绷在父亲微微突出的肚臍上,显得有些滑稽、拘谨。不知怎的,我的鼻尖有一股酸涩,觉得眼前场景出现得有些突兀。

向上望去,灶台上方的柜门上贴着一张小便签,大概辨得是一张“操作方案”。父亲甚至应该细致地标好了每样食材下放的顺序和每种食材的数量吧,那些字方方正正的,“楷”极了。他不时拿起碗装东西,又看一下柜门上的标签,再倒入锅中。

这么细致的父亲,我头一回见到。是的,头一回。

父亲小心地将银耳汤倒入陶瓷碗中,又十分精致地把一根木勺放了进去,缓缓地搅了搅。这时,我推开门走了进去,父亲转过身来,双手的节奏未变,眼神却有些无措地望着我。“辛辛,喝喝看!”父亲从一旁端起了碗,他的话突然多了起来,目光中满含期待,“这些红枣是我托人从新疆若羌带回来的,这些都是好东西呢,好东西……”

我舀起满满的一勺,徐徐地喝完了:“爸,其实,我是不吃红枣的。”父亲笑容瞬间隐匿,甚是惊慌地看着我,我不敢直视,只是埋着头,舀起碗里的枣甜蜜地咬了一口……其实这时,要不要吃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记住父亲在厨房忙碌时,一个个美丽的小瞬间连缀而成的温馨大瞬间就好了,不是吗?

在匆匆而过的时光里,虽然我们的眼睛捕捉了成千上万的瞬间,但有多少瞬间能让我们刻骨铭心,用心去歌颂,去赞美呢?

美好的事物

■曹淑凤

车子驶上山路,转个弯,一片金黄色的花儿把我的目光扯向路两边的山坡,是谁如此大气魄种了这么多洋姜?

停车,站在路边放眼四顾,呆愣半晌。花儿太多了,这一坡连绵到那一坡,沟沟坎坎也不放过,在冬日的轻风里,汹涌的波涛似的,这浪高过那浪。这么多洋姜做成咸菜得吃多少年?

走近,牵过一朵细瞧,单层的花瓣儿上有竖纹,瓣儿尖向后微卷,慵懒,不像洋姜花儿排列那么平直工整。找块儿尖石头使劲挖开看根部,野坡之地难挖,好不容易露出的根不像结根茎的样子,确定不是我故乡洋姜的同类。

很想拔一棵回去种,但每一棵都那么高,需仰视才见,丛丛相连根根缠绕很难拔不说,人在其中都会被淹没,家里没有大场地根本行不通。况且,看她们热烈泼辣的洒脱气质,恐怕更喜欢住在这样的野地,不用人照顾,只凭天地自然之

爱活得自由自在明媚灿烂。

我在花间流连复流连,这一丛转向那一丛,这一坡跑向那一坡,欢喜得像寻见好玩具的孩子似的,爱极了这泼天的富贵!我给花儿拍照,也请先生给我和花儿拍合照。在这期间情绪起波澜,关于生命的大小强弱卑贱长短的万般感叹,一时齐聚在心头鼓荡翻涌,渺远的歌声似的,起伏的细浪似的,缭绕着些许忧伤……这野花儿,就此拽住我的目光也拽住我的心神。

到如今生活在泉州许多年,习惯了此花在冬日的朗照,也早已知晓此花土名曰臭菊,也知道她被人说成难登大雅之堂。当地的伙伴儿念叨臭菊,一个说小时候玩儿过家家拿她当道具做菜,当新娘的头花;一个说那时一见她就躲,就因为大人传言臭味难闻;一个给她正名说其实臭菊不臭,反而极为醒脑提神;一个给了她高级正名:臭菊沃肥,曾写进20世纪60年代农业大纲,功勋卓著!

我的童年没有臭菊,臭菊

也没见证过我的童年,我以成人的状态跨越数千里来泉州,她以开满山坡的大气势见我,给我了解她的链接。我知晓了她的老家在墨西哥,大名肿柄菊;根、茎、叶入药清热解毒;饲料短缺的平原之地耕牛喜食;发达的根系防风固沙;叶子腐烂是好肥料……如此种种一身皆是宝。

机缘巧合间,听人说几十年前种庄稼使用有机肥,家家积攒屎尿,并把屎尿称为“黄金”,以此显示其珍贵。屎尿难闻,割来臭菊掩盖其味,臭菊也就成了盖“黄金”的野花儿。是不是臭菊用来盖屎尿,身份也就被人视同屎尿,大人看贱了她以此说其臭,影响孩童也跟着嫌弃?没有屎尿臭,哪有五谷香,此间的轮回与矛盾,谁也说

人类的种种褒贬与喜好,和臭菊有什么关系呢?美好的事物从来不会寻求关注,她们只管按照自己的节律,春夏秋冬,岁岁年年,在属于自己的幸福里,无限繁衍与绽放。

我的家乡真的很美

■李欣恺

我是一个乡下孩子,我小的时候很少看过城市的繁华,我只记得我在我的家乡过得很惬意自在,我们似乎对这里面的花草草也都了解无比。这座山村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作龙通。老一辈的尊者常会向我们提起这优美名字的由来,他们说呀古时候就只有我们村子的交通发达一些,和大多数角落都是互相连通的,中国人崇拜神兽龙,便把我们村子叫作龙通村。

龙通村承载了太多我的回忆,我人生中的美好。从我们光脚开始,我们便学会了探索这座小村子的秘密了。这座村子赋予了我们孩子好奇心的希望,我不会觉得我会比城里见过大世面的孩子差,因为这座村子让我知道我收获的快乐和城里小孩的是毫无二致的。

打上学起,我开始接受更多新的知识,让我开始懂得用更多的角度、方式来追忆我的童年、来真正感受这座村子中独一份的爱。我们上学的时候就会常将我们的生活记录在纸上,当作我们的语文日记作业,我们会学着李白、学着白居易一样站在大石头上、躺在草地上用我们课堂教的古诗来形容来赞叹家乡的美;我们闽南人最注重家乡根的传统理念,每

逢过节也是我们小孩最开心的时光,我们每家每户会互相分享自己家做的米糕、鼠曲粿,我很喜欢邻里间纯真挚朴的笑,很让人温暖。我想我们村子美不仅美在我们村子的环境,更美的是人,每一个朴素大方实实在在的人。

长辈们总说人越来越老,孩子也在慢慢长大。我上了中学,离开了这座村子,得好一段时间才能放假回家,之前对村子生活的习以为常也开始变为日思夜想。每当放假的时候,我都会好好利用这短短的一天半到我熟络的地方去走走看看,去把我心中的乡愁肆意地挥洒在这片充满美好的土地上。我喜欢站在山头上闻着茶香,对着远处的山头大声呼喊来听清我自己的声音;喜欢在那条小溪旁坐着泡脚丫听着森林里小鸟的嬉闹声;喜欢站在田埂上闻着幽幽的稻香想着秋天的金黄;喜欢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听着细细的雨声哼着爷爷奶奶教的歌“天黑黑,欲落雨……”

孩子们都长大了,考上了大学,真正成为长辈们口中的骄傲了。长辈们从小都在教导我们好好读书走出这片大山去感受大城市的繁华,我想老人家们会不会常想

自己生于此便葬于此,他们在这座村子生活了一辈子,他们在这座村子爱极了,但也不失对外面世界的憧憬。我们努力读书的意义,我想就是可以用我们的眼睛替他们去看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美好了。长大之后,我们好像和我们的村子隔断了,我们似乎在村中已然找不到自己的足迹了,但我们心中的爱、对这座村子的牵挂却一直盘绕在我们心头。他是我们外出学子的“根”,是我们可以牢记父母长辈嘱托的牵引绳,只有我们好了,村子才能因我们变得更好,我想着这便是我们闽南人对乡愁独一份的理解吧。



投稿邮箱:d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